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1.002

诗、山水与人伦日用：袁枚的美育路径

卢政

(鲁东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袁枚把“性灵”视为人格美的重要标志，从而将“性灵说”提升到人之生存与发展的哲理层面。袁枚以诗歌、自然山水以及人伦日用作为美育基本路径，在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自己的美育理念，实现了自我美育、生活美育与人格美育的合一，突破了传统的局限，为中国古代美育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袁枚；美育路径；诗；山水；人伦日用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1-0012-06

作为一位活跃于清代诗坛达40余年的一代宗师，袁枚主张艺术创作要努力抒写真实的情感、性情、心灵，并将“性灵”视为人格美的最重要标志，强调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培养人的性灵，也就是说要培养尊重生命、热爱生活、个性解放、具有平等意识的人。因此，他不但是一位激情澎湃、精神超然的诗人、文论家，还是一位见解深刻、眼光敏锐的美育思想家。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袁枚没有留给后人美育方面的专著。他虽然一生涉猎广泛、著述颇丰，但其美育思想多散见于《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等著述中，与其诗学理论、美学主张、生活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融入具体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实践中。概括来说，袁枚把诗歌创作、畅游山水、人伦日用作为美育的主要路径，以此培养理想人格、陶铸高尚情操。

一、诗——浸润人之生命意绪

南朝时期的钟嵘把“性灵”引入诗歌批评，明代公安派明确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命题^{[1]211}，清代康、乾之际以袁枚为中心、赵翼等为代表的性灵派登上文坛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性灵说”诗学体系。

袁枚深受明末逐渐兴起的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对汉儒和程朱

理学的诗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提出了批评，认为“六经尽糟粕”^{[2]243}，将诗的本质视为人之性情的抒发，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3]565}。袁枚“论诗主抒写性灵”^{[4]13383}，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3]146}，认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诗篇都是那些反映人的真性情、表现人生真实感受的作品。袁枚的“性灵说”不但集中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理论，还深刻体现了其独特的美育思想，如果我们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学观念和创作主张是远远不够的。在袁枚看来，“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3]90}，没有性情，就没有诗歌。“性灵说”指向的是人，“性灵”“性情”“真情”意味着高洁的人格、纯净的心灵和本真的人生。所以我们认为，袁枚的“性灵说”更是一种人生观、一种生存的自觉意识，它关乎人生宗旨，承载着对人之生命、生存与发展的美学思考，因而蕴含着深厚的美育意蕴。袁枚继承先秦以来所形成的诗教传统，将诗歌视为美育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74}在袁枚看来，诗可以浸润人的生命意绪、涵养人的生命情趣，可以感发人的情志、陶铸人的品格，使人获得美感、实现身心自由，从而达成自我生命的完善。

袁枚认为“性”是天赋的，“命”亦非人力所能左右，所以要“究大义而顺人情”^{[5]613}，顺人情

收稿日期：2024-08-0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生态思维影响下的中华美学精神生成与嬗变研究”(22BZWJ01)

作者简介：卢政(1971—)，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即是率性而为，就是人的生命之道。而写诗赏诗则是人顺适自性、任性而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在袁枚看来，写诗可以培育美好的情感、纯净的性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3]3}，“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3]73}。诗歌是个人情志的抒写，因而袁枚所说的“性情”带有强烈的自我指向与个性特征，能否自在自适地、诗意地生存，就成为人之生命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显然，在这里，“性灵说”已经深入到人之生存与发展的哲理层面。

袁枚认为，作诗与做人是相通的，写诗可以张扬任情适性的生命意绪，能够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使个体生命变得美好而充盈。在《答蕺园论诗书》中，针对程蕺园“来谕谆谆教删集内缘情之作”^{[5]526}，他坚决予以反驳，“鄙意以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5]526}。袁枚在《题竹垞〈风怀〉诗后》的序中援引朱彝尊不删《风怀二百韵》一诗的先例，提醒人们诗在本质上与弄虚作假、追逐名利是相悖的，他说，“竹垞晚年自订诗集，不删《风怀》一首，曰：‘宁不食两庑特豚耳！’此讐言也”^{[2]177}。而且袁枚进一步将“不可解之情”与“不可朽之诗”联系在一起，强调诗与人之情感、性灵间的紧密关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将诗歌视为净化心灵、陶铸情操的重要手段的思想倾向。在袁枚看来，个体不再只是社会伦常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而是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感性生命；也不再呈现为空泛抽象的人生意义或一般的生命感怀，而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有性灵情感和自然需要的自我。因此，在实际的艺术创作实践中，袁枚以身作则、躬身垂范，积极践行自己的美育理念，通过写诗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引导个体的身心欲求、培育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在袁枚那里，“性灵”不仅是作者为诗为文之性灵、诗文本身之性灵，更是作者个人之性灵。从这个角度讲，写诗作文与做人成人是一体的，与人的身心发展是一致的。创作者通过写诗，既可以反映个人的生命形象，也可以塑造人的美好生命形象。袁枚主张咏史诗应“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3]467}。袁枚在诗作中所表现、所竭力追求的任性自适的生命意绪，往往是与个体感性的生理存在、情感欲望、自然本能紧密相连，他曾经明确指出，“人欲当处，即是天理”^{[5]340}，“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

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5]375}。因此，这种生命意绪已经带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超越了前代，也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更难能可贵的是，袁枚所竭力追求和试图通过写诗所培育的“性灵”并非那些真实但低俗的官能感受和物质享乐，而是摆脱了功利主义束缚的、能够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高洁品质和情操。袁枚认为进行诗歌创作时，创作者如果不受约束地自由抒写，恣抒情性，任由个人情感激流跌宕，久而久之，一种纯洁高尚的人格和情操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形成。因此，袁枚对僵化保守的经学思想、伦理纲常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的，他曾直言：“予于经学少信多疑”^{[5]185}，“《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2]271}。他甚至嘲笑“温柔敦厚”的诗教，公然在诗中宣称自己“平生行自然，无心学仁义”^{[2]293}。袁枚的三妹素文，聪明美慧，文采风华，但由于受封建腐朽观念的浸染和束缚，一生过得并不幸福，最终悲惨离世。袁枚认为正是礼教的毒害才导致了素文的命运悲剧，他在《哭三妹五十韵》中写道：“冰心明月见，春恨落花知。寂寂芳华度，奄奄玉貌移。九回肠早断，一日病难治。……盼断黄泉路，重逢可有期？”^{[2]291-292}在袁枚的思想观念中，封建礼教与诗的本质是相悖的，与生命的本质也是相悖的。

袁枚将诗作为美育的重要路径，通过创作和欣赏诗歌来陶铸性灵、温润生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美学家，袁枚一生培养了众多弟子门徒。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弟子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他提倡通过艺术审美形式，尤其是诗歌引导弟子感受美、理解美，从而提升他们的品格修养。他认为，不论男女、地位、身份，人人皆可以通过诗歌提升个人素养和品格，正如他所言，“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5]317}。因此，袁枚在隐居随园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乏女性弟子，据说他前后共招收了数十位女弟子，正如他自己所言，“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3]806}。他反对歧视女性，并对“女子不宜为诗”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3]590}在他看来，有些妇人女子、村人平民没有多少文化和学识，偶尔却能吟出一二妙句，这比许多矫揉造作、缺乏真性情的文人强多了，“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

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3]88}。另外,袁枚十分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创造良好的美育环境、营造适宜的美育氛围。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对女弟子采取的是一种以“诗会”为核心的集体教育与以“书信”为媒介的个别指导相结合的美育方式^[6]。在袁枚的悉心指导下,随园女弟子大多成长为具有真诚执着、温婉自然性格的艺术人才。从现存文献来看,她们的创作多以血泪为诗、生命为诗,处处洋溢着“真性情”,丝毫没有迂腐和虚伪气息,充分体现了袁枚美育的效果。从美育实践角度而言,袁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女性美育的开拓者。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人应该“率性任所言”^{[2]292},他将写诗与培育完美人格相统一的思想观点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因此其“性灵说”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诗歌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内在超越之学,亦是一种通过审美而育人成人的美育之学。他所向往的是通过对本真性灵的自由展现和抒发,任性自适,无拘无束,最终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对传统的超越、对伦理道德的超越、对人生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在袁枚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作为生命体验的内容和尺度,“性灵”“性情”“真情”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袁枚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命自觉意识大大提高,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注重自我价值、自我意志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性、真实性、个体差异性(个性),表征着一种新的美育思潮的兴起。

二、自然山水——陶养人之性灵情操

在袁枚的内心深处,畅游山水、笑傲林泉是一种极为惬意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亦是深切领略天机以及人生中无法言说的真谛、获得生命自由与解放、培植高尚人格和情操,从而达于完美生命境界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国古人历来认为山水有“至性”,孔子曾言:“知者乐山,仁者乐水”^{[7]69},宋代郭熙父子提出了“君子爱夫山水”的命题,明代袁中道亦言“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8]460}。深受先贤思想影响的袁枚,对自然山水充满了无限深情。一个人若要铸就完美的君子人格,必须要有自适的成长场所(环境)。在袁枚看来,对于个体

而言,最理想的自适场所就是大自然,全身心地投入自然山水的怀抱,这是寻求生命价值、陶铸理想人格的最佳选择。袁枚在《桂冠》一诗中写道:“归心浓后官箴少,除却林泉总不思。”^{[2]82}他认为,入仕为官会受到诸多羁绊,很难达于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而投身大自然,徜徉于山水间,能够使个体获得身心的自由潇洒。所以他三十出头就辞官归隐,在南京小仓山优游林泉,吸纳金陵灵秀之气,随心所欲,自得其乐。袁枚一生喜好山水,桂林、华山、雁荡山、玉女峰等风景名胜都曾留下他的足迹,甚至晚年还远游海内,任情于山水之间,对此其著述中多有描述,如其《与树斋尚书》所言:“六七年来,遨游二万余里,东南山川,殆被麻鞋踏遍”^{[9]310},其诗《春日偶吟》亦谓:“万里游归说武夷,江山成就六年诗。而今自笑无游处,闲步柴门数竹枝”^{[2]764},等等。由此可知,亲近自然、徜徉山水已成为袁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和人生成长的重要路径。

袁枚不但主张通过欣赏自然山水以陶养性灵,还强调通过创造自然美景以提高个人精神境界。他曾经提出“园林之道,与学问通”的观点^{[5]206}。他说:“夫物虽佳,不手致者不爱也;味虽美,不亲尝者不甘也。子不见高阳池管、兰亭、梓泽乎?苍然古迹,凭吊生悲,觉与吾之精神不相属者,何也?其中无我故也。”^{[5]205}这一论述是极其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育的特质,即美育的实施不但需要通过观照、亲近审美客体欣赏美,更需要主体亲自动手去创造美。在袁枚那里,游园、造园都是人们放飞心灵、解放自我、获得精神愉悦的重要手段。袁枚任江宁县令时,购得江宁小仓山下荒废已久的织造园,“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于是袁枚亲自动手设计,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对其进行修葺改造,“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5]204},并将其改名为“随园”。园内“造屋不嫌少,开池不嫌多。屋少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自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2]95-96}。袁枚在随园内读书吟诗、品茗赏荷、戏水观鱼、悠游林下,自由自在,随性而为,充分享受自然山水之乐,呈现出“花密人康”的和谐完美图景^{[5]206},随园因此成为他心目中滋养身心、陶养性灵的理想场所。更难能可贵的是,袁枚并非独自享受随园的自然之美,而是将随园面向众人开放,不筑围墙,任人往来,不加限制,正如随园门联所言“放鹤去寻山岛客,任人来

看四时花”^{[3]386-387}。据说随园经常游人如织，人们在园内可以自由欣赏自然美景。由此可见，游园造园、亲近自然已然成为袁枚践行乃至推广其美育理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袁枚认为，对于诗人而言，自然山水是促其成长和完善的重要途径。自然之美可以娱情怡性，可以给人灵感，兴之所至，诗中便自有真意，也就是说自然山水可以激发和培育人的诗情、诗性，正如其诗《春日偶吟》所言“江山成就六年诗”^{[2]764}。在袁枚看来，一个人如果无拘无束地生活在自然山水之间，任情而为，自由翱翔，天人相化，物我合一，长此以往，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自然率真的性情和高雅纯净的情操。因此，袁枚对山水自然情有独钟，努力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之美，并把自然山水入诗入文，寄以性灵、托以深情。可以说，诗人的心境、意绪、生活乃至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与自然山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正如清代诗人赵翼评价袁枚时所言“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10]495}。从一定意义上讲，袁枚的诗之所以感人至深、沁人心脾，与其热爱山水、亲近自然、自觉融入大自然不无关系。袁枚的诗大多意象灵动、见性见灵，蕴含着浓厚的自然情怀，实现了自然之美与人格之美的融合统一：“风中梳裹雾中藏，雨是浓妆月淡妆。莫道玉人长不老，秋来也有鬓边霜”^{[2]627}，“秋夜访秋士，先闻水上音。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响遏碧云近，香传红藕深。相逢清露下，流影湿衣襟”^{[2]213}，“还乡重出武林城，天放湖光半日晴。翠鸟冲烟飞雨后，花枝当路劝山行”^{[2]225}，“天风肃肃衣裳飘，人声渐小滩声骄。知是天台古石桥，一龙独跨山之凹。高耸脊背横伸腰，其下嵌空走怒涛”^{[2]610}，“明月爱流水，一轮池上明。水亦爱明月，金波徹底清”^{[2]121}……文如其人，诗如其性，这些优美清新的诗句，既是袁枚独特性灵和高雅人格的真实写照，亦是其鲜明美育观念的形象传达。

“性灵说”在袁枚的思想体系、艺术实践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性灵已然成为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袁枚的美学和艺术世界中，抒写性灵的最佳承载物是自然山水，抒写性灵离不开自然山水。对其进行审美观照，其实就是一种个人自我生命价值实现的方式，甚至说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可以愉悦身心、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使人的情感结构、人格品质日趋完善，最终成为一个有着“赤子之心”^{[3]74}之人。因

此纵情山水林泉、感悟自然之美在袁枚的人生历程中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美育途径。

三、人伦日用——涵养人之生活情趣

袁枚标举性灵，强调真性情，崇尚率直本真的人生，注重个体修养，主张在人伦日用中培养广泛而高雅的生活情趣，体现了他独特的美育立场和美育态度，这也是其美育思想更贴近现实人生、更具人间烟火气息的重要原因。

袁枚的诗作内容广泛、感情丰富、见识广博，与他广泛的生活情趣不无关系。广博而高雅的生活情趣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源于他对生活和美的积极感受和深切体验。在袁枚看来，个人所亲历、所见闻、所触动的身边事在其生命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生命的价值在于人的真性情，而真性情就存在于身边平凡琐细的人伦日用中。因此袁枚将审美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美，致力于在人伦日用中美化人生、陶铸人格，这一点对于当代的审美教育极具启发性。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观点，美主要分为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和科技美四种形态，那么相应地，美育活动大致可分为自然美育、艺术美育、社会美育和科技美育这四个方面。其中社会美育涉及的面比较广泛，包括的内容也比较庞杂，像美容、美食、养生、健身、服饰等都与美育密切关联。袁枚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美学家，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对一些具体的社会审美实践问题进行过思考，提出了诸多具有美育意义的观点主张。

袁枚十分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的高雅情操和真性情的人格，努力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融入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体现了一种世俗化、日常化的美育倾向。作为一个以“真性情”为人格美最重要内容的古代文人，袁枚一生“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5]504}辞官退隐期间，袁枚吟咏弄墨、赏字鉴画、莳花弄草、交友宴饮、享受美食、品味香茗、流连歌舞，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并非他对仕途不顺的消极反应，而是他意图丰富生命内涵、提升人格境界的主动选择。

袁枚尤其喜爱饮茶，将饮茶比作“玉”和“水晶”^{[11]274}，并且注意到了饮茶“释躁平矜”“怡情悦性”^{[11]274}的美育功能，认为饮茶有利于构建人格美。所以每到一地，袁枚都特别留意当地茶叶，仔细观赏，细细品味。他对龙井、梅片、毛尖、安化

茶、武夷山茶、六安银针、常州阳羡茶、洞庭君山茶等的形态、特点都曾作过详细的描述或独到的评价,还将品茶的美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来。在袁枚的诗文中有诸多关于茶叶种植、采摘、加工、收藏、烹煮、饮用的细致描述和对茶香、茶美的真切感悟,例如其《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生动描绘了身着红裙的姑娘在葱茏的茶海中采茶的场景^{[2]554},其《随园食单·茶酒单》中的“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渝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则详细描述了品尝武夷山茶的步骤以及所获得的独特美感^{[11]274}。

袁枚认为饮食与作诗有一致之处,对于人之品格情操的陶养都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追求“真性情”的风流才子,袁枚对美食有相当研究,他认同《中庸》中“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的观点,明确指出,“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11]1}。需要注意的是,袁枚对饮食的思考并非仅仅局限于吃饱吃好的生理欲求层面,还更多地指向了悦目怡情、提升品格的精神层面。他十分看重美食对于修养身心的重要作用,提倡饮食的美学化、文明化,为此曾写过一部美食专著《随园食单》,详细记载了三百多种美食佳肴、地方小吃及其烹饪制作方法,分享了自己的美食鉴赏经验和感悟。这部《随园食单》有很多生活美育的观点主张,同时蕴含着当代身体美学的思想萌芽,堪称一部由饮食之美到人格之美进而展现人生之美的奇异之作。在《随园食单》中,袁枚专门列了“戒单”一章,提出了具有美育意义的“戒耳餐”“戒目食”“戒穿凿”“戒落套”等观点,反对在饮食上那些不利于养生、不利于身体健美的贪多、图虚名、图新奇等观念和做法。他说,“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11]44}。他还从养生的角度肯定了饮酒的“驱风寒,消积滞”的作用^{[11]286}。此外,袁枚对饮食氛围也颇有研究,每有客来,他都要叫人将餐桌摆到一些景致优美的亭榭中,并安排歌舞助兴。袁枚之所以能寿达82岁高龄,与其注重在人伦日用中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不无关系。古人云:“食色,性也”^{[12]215},但是真正从审美的角度谈论“食”,把饮食与人的养生、性灵联系在一起,把美

食作为娱情养心、提升生命质量的重要手段的,袁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人。

袁枚注重个体的修养,大力倡导平等观念,强调每个人都有通过艺术和审美活动表达真实性情的权利,并且将这一观念渗透于人伦日用中,体现了对“真性情”的人格之美的热切追求与向往,具有鲜明的时代超越性。在审美问题上,袁枚向来不以性别、地位、身份论高下,他说,“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不必名家老手也”^{[3]610}。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古代美育史上,袁枚比较早地关注到了女性美育问题,体现出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他认为妇女的日常生活内容不仅仅是相夫教子、服侍公婆、操持家务,妇女还可以读书写字、吟诗作对,追求审美的享受和精神的自由。他同情女性、尊重女性,关注女性成长成才,认为女子有审美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厚非,他在《随园诗话》中明确指出,“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3]590}。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批评《随园诗话》说:“俚女村姬,臆度昭阳长信;畦氓野老,纷争金马玉堂。大似载鬼一车,使人喷饭满案。”^{[13]570}章学诚对袁枚的指责,恰好从侧面印证了袁枚在美育问题上所持有的人人平等的先进思想。在美育问题上,袁枚亦以造就“真性情”为核心的人格之美为目标,只讲性情而不讲身份、地位与性别,鲜明地表达出强烈的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天性的精神与意识,在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总之,作为一个爱好广泛、率真自然、通脱疏浚、具有崇高人生理想的伟大诗人和美学家,袁枚把“性灵”视为人格美的最重要标志,并且对培育这种人格美的途径和手段作了深入思考。他将自己的人格美理想融入诗歌、自然山水以及人伦日用中,积极践行了自己的美育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枚的美育思想就是一种扎根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美育、生活美育与人格美育的有机统一,突破了封建等级观念和传统美育思想,为中国古代美育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王英志.袁枚全集:第1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 [3] 袁枚. 随园诗话 [M]. 顾学颉, 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4] 赵尔巽, 等. 清史稿: 第 44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5] 王英志. 袁枚全集: 第 2 册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6] 张琪娜. 乾嘉时期的江南女子教育及启示 [J]. 林区教学, 2016(10).
- [7]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8] 袁中道. 珑雪斋集 (中) [M]. 钱伯城,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9] 袁枚. 小仓山房尺牍 [M]. 章荣, 译注.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 [10] 赵翼. 瓯北集 [M]. 李学颖, 曹光甫,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1] 袁枚. 随园食单 [M]. 别曦, 注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5.
- [12] 孟轲. 孟子 [M]. 方勇,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13]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 (上) [M]. 叶瑛,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Poetry, Landscape and Human Relations in Daily Life: Yuan Mei's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LU Z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Yuan Mei regarded “disposition”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beautiful personality, thus elevating Disposition Theory to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He took the poetry, natural landscape and human relations in daily life as the basic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d his own 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daily life,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self-aesthetic education, lif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personality aesthetic education,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limitations, and added new vitality to the ancient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Key words: Yuan Mei;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oem; landscape; human relations in daily life

(责任编辑 雪 簪)